

新发现的石评梅佚信

■郭晓斌

石评梅是五四时期知名女作家，因英年早逝，她的手稿、信札等传世极少。前不久，我因写作《石评梅著作版本小考》，遍搜材料，无意中发现一封石评梅的佚信。细观信件内容，查阅相关资料，可以确认，此信既不见于三卷本《石评梅作品集》及前几年出版的《石评梅全集》，也从无研究者提及，是一封石评梅的佚信。

信是石评梅写给徐耀辰的，信封所写为“东城禄米仓甲二六徐耀辰先生”，标明“西城梅寄”。信内容不长，照录如下：

耀辰先生：
今日下午曾去看你，你不在家，回来便接到你称呼“小姐”的信了。我一直想和你谈谈，就是无暇。我除了星期六日，每天课都是六时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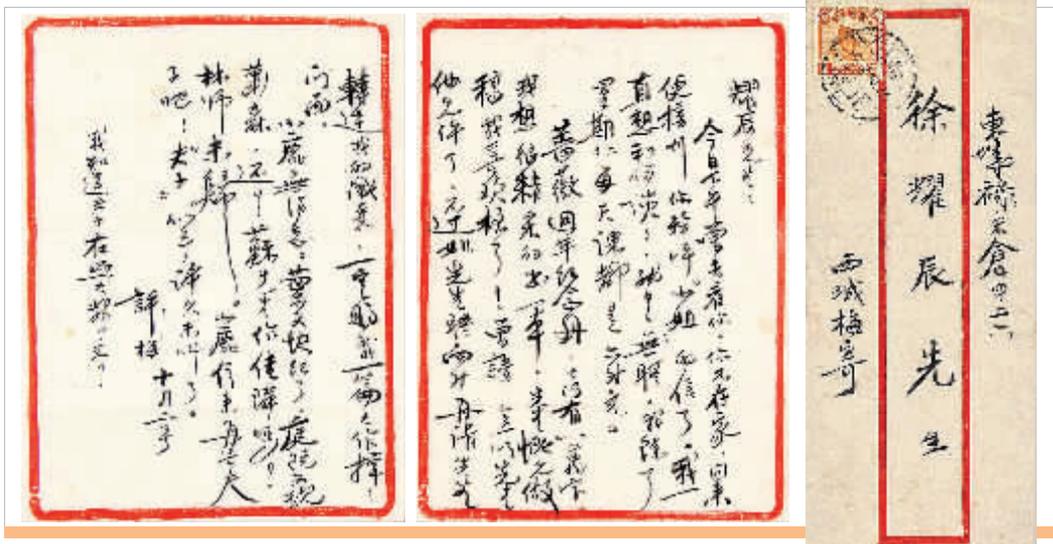
蔷薇周年纪念册，大约有八万字，我想很精采的出一本。先生慨允做稿我喜欢极了！请请岂明先生，他允许了。不过，如先生晤面时再请先生转达我的诚意，一定赐我一篇文章撑撑门面。

小鹿无消息。叶又快红了，庭院又现萧森，还是苏先生作佳邻吗？林师未归。小鹿信来再告夫子吧！“夫子”似乎许久未叫了。

评梅 十月二日
我知道夫子在燕大教日文？

收信人徐耀辰，即徐祖正。

徐祖正，字耀辰，江苏昆山人，现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徐与郭沫若、郁达夫等共同发起成立创造社。1922年回国后，先后任教于北京高师、北京大学等校。1949年后任北大东语系教授，1978年病逝。徐祖正与鲁迅、周作人交情颇深，与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等过从甚密。他曾参与创办和编辑周作人发起的《骆驼》《骆驼草》，并发表了很多作品，包括其代表作——中篇小说《兰生弟的日记》。我最早是读陈子善先生的文章，才知此作甫一问世，郁达夫即撰书予以高度评价，朱自清则在其《中国新



文学研究纲要》中设专节介绍，与巴金、老舍、沈从文等的小说相提并论。周作人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一集》也选录徐祖正五篇系列散文《山中杂记》。徐祖正的文学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。

石评梅和徐祖正早有交往。《兰生弟的日记》刊出不久，石评梅即在《语丝》发表《再读〈兰生弟的日记〉》，赞其“使我认识了自己生命力量的无限”，“我是很慕敬作者那枝幽远清淡的笔致，处处都如一股幽谷中流出的清泉一样，那样含蓄，那样幽怨，那样凄凉，那样素淡”。石评梅病逝，徐祖正参加追悼会后，写下《回忆的石评梅女士》，使我们对两人的交往有了更具体的认识。这封石评梅写给徐祖正的信，可与徐文相互印证，且补充提供了更多信息。

据信封邮戳可知，此信写于1927年10月2日。由信中提及“蔷薇周年纪念册”也可推知年份。《蔷薇周年纪念册》即1927年12月28日出版的《蔷薇周年纪念增刊》合订本。《蔷薇》周年纪念文章，先在《世界日报·蔷薇周年

纪念增刊》连载，至第二十五期载毕，随即很快出版合订本。《蔷薇》周刊(原名《蔷薇周刊》，自第二期改为《蔷薇》，然时人仍多称为《蔷薇周刊》)创刊于1926年11月16日，为《世界日报》副刊，由石评梅和陆晶清主编。由此信可知，为《增刊》，石评梅此前特向徐祖正约稿，徐“慨允做稿”。其实，这并非石评梅首次约稿，由她的散文《深夜絮语》可知，半年前徐祖正即为《蔷薇》写过文章，即后来刊出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

徐祖正大部分文章并未结集出版。经多方查阅，我终于找到《蔷薇周年纪念增刊》合订本。徐祖正此次应约所写为《新时代的女性》，为《增刊》首篇。开头即言“蔷薇社记者要我为周刊纪念号作文”，这显然指向他约稿的石评梅。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日本女作家谢野晶子对女性问题的看法，末尾标注写作时间为11月14日。

之后提及的“岂明先生”，即周作人，岂明为其常用笔名。石评梅也向周作人约了稿，她知道徐与周关系密切，因而希望徐见周时

再次提醒并转达诚意，以便能得到周作人的“一篇大作撑撑门面”。周后来确实给了一篇力作，即发表于12月1日《世界周报·蔷薇周年纪念增刊》(止庵《周作人传》等把“增刊”误作“周刊”)的《北沟沿通信》，署名“岂明”，后来被周作人收入《谈虎集》。此文写于11月6日，以书信形式集中阐述了对女性问题的见解，收信人应该就是石评梅。文章开头说“一个月前你写信给我，说蔷薇社周年纪念要出特刊，叫我做一篇文章”，“一个月前”是10月初，正与石评梅向徐祖正谈及此事的时间相符。

石评梅本人也为《增刊》贡献了《匹马嘶风录》，后来成为其小说代表作之一。按石评梅设想，《增刊》“大约有八万字”，但据她后来为《增刊》合订本所写的《编辑余谈》，实际情况是“十五万余言”。石评梅感慨：“时局混乱，战氛弥漫中，这十五万余言的巨册，居然能够和读者见面，自然是我觉得很骄傲而意外欣慰的事！”

“小鹿”是与石评梅合编《蔷薇》的挚友陆晶清。由《回忆的石评梅女士》可知，陆原为徐祖正在

女师大的学生，石评梅最早便是通过陆晶清认识徐祖正的。石评梅多次到禄米仓26号拜访徐祖正，多与陆晶清一起。1927年3月，陆晶清在石评梅鼓励帮助下，南下投奔何香凝参加国民党妇女部工作。近期未有消息，因而石评梅在信里特意提及。

“苏先生”，为徐祖正好友、同为苦雨斋座上宾的苏民生。《回忆的石评梅女士》中提及“与我同居的S先生”，显与此处的“佳邻”苏先生为同一人。S先生与徐祖正是同学，与陆晶清是同乡。查苏民生与徐祖正生平，两人均于1913年入东京高师学习，确为同学，且同为云南白族。由此可确认，“苏先生”正是苏民生。而且，石评梅在信中的询问，正与徐祖正文中描述一致：“对于我旧同学的S君，嗣后虽少过往也常在信端不忘记转为致意。”

“林师”是长期担任北师大教授及师大附中主任的林砺儒，为徐祖正的留日同学。林曾在女师大兼课，本是石评梅的老师。石评梅到师大附中任教一年后，因教员宿舍取消，长期客居于林砺儒家。据相关材料，当时奉系军阀主政北京，局势紧张，林砺儒很可能是借暑假探亲一直未归，以求避祸。考虑到当年8月，奉系军阀合并北师大等校为京师大学校，林7月到次年5月未再担任附中主任，这一可能性极大。

《石评梅作品集》收有石评梅致陆晶清、焦菊隐等友人的信，但并无她写给师长的信。这封写给徐祖正的信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封石评梅写给师长的信。由此，我们不仅得以读到尘封整整十年的石评梅佚信，从中还可对石评梅进行更全面深入的了解。她对师长的尊敬，对事业的热忱，她为《蔷薇》向名家约稿、费心奔走的细节等，都在信中鲜活呈现。石评梅是优秀尽责的教师，“每天课都是六时完”，非常辛苦劳碌。但她不仅把本职工作做好，还把刊物编得有声有色，同时写下大量优秀作品。

蔡元培与《字课图说》

■胡志金

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(简称《字课图说》)初版于1901年夏，此后即广为流布、风行海内，成为晚清启蒙读物的发轫之作。胡适誉之为中国“第一部教科书”，“在中国教育史上，有着历史性的价值”。此书的编纂有一人功不可没，他就是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。

1900年底，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在沪捐资兴建的澄衷蒙学堂(今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前身)即将竣工，校董樊时助的好友、常州人赵凤昌推荐同乡刘树屏任校长。刘系光绪十六年(1890)进士、翰林院检讨，被誉为“常州倡导新学的第一人”。立校之初，百端待举，急需用人，刘树屏利用其地缘人脉资源，广纳贤师，延聘志同道合的宿学通儒，协管校务，编纂教材。蔡元培与刘树屏是贡士同年，翰林院同事，关系密切。受刘之邀，蔡元培从绍兴来到上海澄衷学堂。

据蔡元培回忆，1901年春，“余以阳湖刘检讨树屏之招，游上海，居澄衷学堂”，“七月间，刘君曾邀我相助；不过一月余，刘君又介绍我于南洋公学”(高平叔编《蔡元培全集》第一卷，第七卷)。此前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及嵊县剡山书院院



长时，锐意革新，不辞辛苦，奔走于教育救国之道，但屡屡碰壁，有志难伸。新学思潮涌动的上海向他敞开心扉，助他施展抱负，让蔡元培为之心潮澎湃。查阅《蔡元培日记》可知，1901年3月18日，他到上

海，次日一早到张元济家中，与张一起到澄衷学堂造访校长刘树屏。这是蔡元培到澄衷学堂的最早记录。蔡元培除了协助刘树屏管理校务(其间代理校长一月)，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编写、审定《字课图说》。蔡元培在1901年3月至8月的日记中，先后六次提到《字课图说》。

1901年7月25日，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始往澄衷学堂，编字课目，晨去晚回。”编字课目即指《字课图说》目录，该书第一册的“检字”与“类字”，将所录三千余字按笔划数编排，并按字性分类，以方便读者检索查阅。

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时曾编印切音课本，“以切音简表教蒙学斋诸生”。《字课图说》每字均以反切法标注读音，再详解字义，莫非也是受此启发？

蔡元培还负责《字课图说》的校正与审定。依照《澄衷学堂章程》关于成立编纂室的规定，“书稿编成后，有应须删润校正者，任总纂请相当人为之。”删润校正者即为现代意义的主审；相当人为之，是由学问精深的人担当此任，此人就是蔡元培。据《蔡元培日记》，1901年8月19日，蔡“识别澄衷蒙学堂所编《字课图说》竟”，第二天即“致章一山书，送《字课图说》，并还《文通》”。日记中的“识别”应是审读校对之意，说明《字课图说》最后由他校勘考订，斧削笔润，主审定稿。可以推断，蔡元培在审读完《字课图说》之后，就交给澄衷学堂的校长、该书总纂章一山，准备付印。

以蔡元培的经验、学养、声望，由他编写、审定《字课图说》，是最合适不过的。他的一生和教科书编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蔡元培后来独立编撰《中学修身教科书》《哲学大纲》《华工学校讲义》等具有影响的教科书，点燃了无数青年学子的希望。